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同治五年丙寅三月庚申總理各國事

衙門前於同治元年與俄國公使議定陸路通商章程聲明試行三年或俄國中國有欲更改之處應於六箇月內照會等語此項章程計自同治元年二月開辦起至四年二月止已屆三年期滿曾於上年二月十九日據俄使照會請刪改旋將條款開送前來並由臣等亦於中國稅課商情覈奪利弊酌改數條會商去後所有彼此議改各節曾經往返照會並屢次晤商迄今一年有餘尚未議定臣等查議立俄國陸路通商章程當時殫心竭慮者總以限

制通商防範侵越為要務。自開辦以來。於內地情形。尚無窒礙。惟條款內既有試行三年之語。自未便拒其議改。此次俄使敘述多款。跡涉要求。大旨約有數端。一欲於章程內。張家口酌留貨物十分之二。請改為不拘成數。一欲於天津所納復進口半稅。請改為免其徵收。並請將條款內。蒙古邊界貿易小本營生一節。刪去。其蒙古地方未銷之貨。盡運內地售賣。總計數端。其意大要在張家口任意通商為最重。臣等詳加酌覈。張家口近接京畿。非邊界地方。可也。設如該使所請。不但於中國商稅均有妨礙。且恐俄商囤積貨物。聚人漸多。其患尤宜豫防。上年往返爭執。

相持未決。本年該使復來照會。其意益堅。臣等見其勢不可遏。因擬令俄商運貨在恰克圖納稅領照。其欲赴蒙古地方貿易。卽於恰克圖收稅處所豫先指定。庶在邊卡限制。不使滋蔓內地。較為妥協。乃會商多次。該使堅執不從。迨經多方辯駁。始據該使允將張家口不拘貨數各節。展緩二年内從容妥議。其刪去小本營生及天津免納子稅二事。仍力爭照辦。臣等伏思刪去小本營生字樣。則俄商貨色人數均無限制。殊多關礙。惟天津免納子稅一層。雖於稅課稍減。而於地方情形尚無流弊。且他國販土貨出口。僅納一正稅。惟俄商出口。於納正稅之外。復納子稅。是

同一出口。而俄商納稅獨重。似亦未免向隅。當經臣等備給照會。令將小本營生一節。一併釐商。以便徐圖挽回。其天津免復進口子稅。即經給與照覆。定期開辦。一面行文三口通商大臣。自本年三月初一日起。將俄商在天津應納復進口半稅停止。其正稅仍照舊徵收。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正繕摺聞。復接俄國使臣照會。仍將前項展緩商辦各條。請為會議妥商辦理。除俟辦有端倪。再行詳細具陳外。理合先行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本國住京大臣。與貴王大臣議定俄國陸路通商章程。當時因未能豫知以後各情。故第二十條有此新定章程。以試行三年為限等語。當通行之始。已有不便貿易數事。經本國商人懇求更改。在案。本國欲俟三年期滿。待未善之處。盡行明露。再行更定。按本月已滿三年之期。本大臣更改數端。頗為平允。亦符阜商惠民之意。擬數日間奉達貴王大臣共相商定。且此三年之久。及早年各國未經通商。獨准俄商在中國貿易。未聞該商曾經滋生事端。致

貴國有指斥之事。甚為本大臣所樂道。是以將來章程。如於國家無利。及稽查帑項。並無關係。反於商人不便者。截去數端。不但於通商有益。商賈既便。貨殖日豐。和好亦因之愈固矣。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來文。以俄國陸路通商章程。試行三年。為滋貴大臣欲於商人不便者。截去數端等因。前來。查中國與貴國所定陸路通商章程。今貴大臣既言有與俄商不便之處。本王大臣查與中國商人。亦有稍礙之處。自當會商辦理。總期於兩國商情。均屬有益。查來文務與

國家利益及稽查帑項均無關係擇日與貴大臣會商可也
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陸路通商章程於商情不便應改之處另錄新
章送閱如舊章第四款內載俄商路經張家口按照運津
之貨總數酌留十分之二於口銷售其餘貨物均應運赴
天津等語查俄商陸運本國貨物前往中國乃係張家口
較天津為近如欲往內地通商馬頭地方貿易遇有離口
甚近離津較遠之處乃必先令至津方准前往以致先已
至津又行回口然後前往該商未免紆途受累此譬如他

商先至上海。酌留十分之二。其餘悉赴天津。從津仍回上海。方准運入內地也。其水路通商進口者。以在第一海關交稅為便。其陸路通商者。亦應在第一口交稅為妥。今本國通商張家口為第一關。又係華商運貨進口。皆至此納稅銷售。俄商何以未能一律辦理。第十款內。俄商在他口販買土貨運津回國。除在他口按照各國總例交納稅餉外。其赴天津應納一復進口稅等語。查他國販買土貨由水路出口。僅納一正稅。並不重徵。今俄商由陸路販買土貨出口。應納正子稅各一。是同一出口。而俄商納稅獨重。未免向隅。况陸路駝馬腳價。於華民則有利。於俄商則多。

費更覺較苦。本大臣擬除該商從張家口至恰克圖已經將貨銷售無庸給還復進口稅外如將全貨回國復有全到憑據應將所交復進口稅給還方為平允其餘擬改各條不過為兩國官員藉免各種爭端及商民免致妨礙而已嗣接貴王大臣擬改新章首言為敦和好而觀其所改殊不盡然查兩國慎守封疆之道惟兩國邊界之民利益相聯兩國和好方能益形堅固若法令多所禁止或減其費用殊與此理相悖請觀在昔最

聖明之

聖祖仁皇帝於二十八年立定和約第六款內有准許俄國商民

如有執照任便往來各處貿易。中國商民前往俄國亦可。豈不以兩國人民必須如此方能永久和睦。本國之意亦願邊界陸路通商。累年增盛。接閱貴王大臣擬改新章。本大臣為敦兩國和好而免爭辯。未肯備文逐條分割。但擬面商可以成事。乃自會議以來五月之久。迄未定局。日前本國來文詰以遲延之故。本大臣無言回覆。查本大臣所擬更改之處。並無過當。於北京和約先年和約諸書皆有退讓。貴王大臣所言張家口酌留貨物。不構成數一節。現今難辦。允將十分之二。改為十分之四。議免天津復進口稅。本大臣亦將張家口不構成數一事相讓。第恐於本國

飭屬有違。擬將第二款小本營生一節刪去。蒙古地方。祇有零星買賣。並無富商大賈。必限定數目。該地方官恐即借此挾制。易起爭端。本國自定和約以來。許華商前往邊疆各省。任便貿易。不納稅。並不分本銀多寡。本大臣自揣去此一節。無甚妨礙。料無不允之理。貴王大臣竟為不然。本大臣恐本國詰責。亦未敢相從。今勢出無法。先行照會。以明所改章程出自本國之意。內張家口一條。尤為緊要。並申明所改之處。於累年和約所准尚有不及。而和約所載利益數處。至今該商並未蒙其利。即希照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擬將第二款小本營生一節刪去等因前來。查章程試行三年更改。原恐彼此設有不便之處。皆可公平會議。免為章程所拘。自試行以來。華商因俄商自販茶貨等物。稅輕利重。華商無計謀生。關閉歇業者十居八九。紛紛呈請設法改章。體恤商艱。本王大臣明知係屬實在情形。仍不肯先行照會酌改。迨接貴大臣二月照會。欲行酌改。嗣將新章一紙送來。本王大臣始將華商呈請大意擬定一紙送閱。並將為難情形屢次申明。原期貴大臣得悉。願未庶可彼此通融。使俄商華商兩無大礙。不致過於偏枯也。是以貴大臣謂第十款於俄商

不便擬改天津復進口半稅。本王大臣雖知於

國課有礙。但既欲體恤俄商。無論如何為難。已勉強相讓。至擬將第四款俄商在張家口酌留二成貨物改為四成一節。本王大臣所以未遽允從者。因如此改章。不但不能體恤華商。反使苦益加苦。嗣知貴大臣於此節有許多難處。雖知難免華商抱怨。不得不曲意相從。獨張家口通商及不拘成數。在口銷售之說。並蒙古地方。不拘大本小本商人。前往貿易各節。本王大臣曾屢次面談。其中大有妨礙。嗣經貴大臣再四辯論。本王大臣仍不肯明言不允。酌定俟三年後察看情形再議。而於本王大臣前送擬改之章。

深悉貴大臣為難情形。遂暫置不論。竊謂中國於天津復
進口。由收半稅而讓為不收半稅。於張家口銷售。由二成
而讓為增至四成。如此改革。於華商雖毫無益處。而所以
體恤俄商者。不可謂不至矣。於本王大臣所言。均經不論
於貴大臣所改。曲從二端。亦可謂極力通融矣。是以前在
貴館面為議定後。即行函知。以為憑據。非中國有意遲延
也。茲貴大臣謂日前接到貴國來文。擬將第二款小本營
生一節刪去。以為必限定數目。該地方官恐即藉此挾制。
易起爭端。不知立定限制。貴國邊界官發給執照。俄商恪
遵執照內開載數目。前往貿易。該地方官驗明貨照。並無

不符將從何執制此正所以弭爭端也其他礙難之處已屢經面敘無庸贅述况兩國定議在先貴國文到在後自不難將此情節據實回覆貴國想亦必能原諒貴大臣未便再議更改之心庶章程速定而和好益敦矣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本署亦聞恰卡華商茶行字號近多歇業然實因本國所用之茶向均在恰陸路購買近則多改由水路販運陸路商人專辦茶貨色價已久慣於居奇茶價近日昂貴人民噴有煩言又因國之西界禁茶入口而地面遼闊難於稽查偷漏滋多是以本國通盤

籌算西界開禁。准其販運。使舞弊者無從包攬。又將茶稅定規。使偷漏者不能獲利。又將恰克圖陸路茶稅。較前更輕。水陸兩路之茶。運至本國南京適中之地。其價均不甚懸殊。從茲本國商人。多改買水路茶貨。因而恰克圖通商之事。日就蕭條。自然華商之賣茶者亦少。且兩路之茶。擁擠市價較落。恰商利亦較輕。改業者更眾。此係實在情形。並非照會內華商所稱。由試行通商章程所致也。使即就陸路通商章程言之。比各國水路章程。限制已嚴。陸路比水路為難。而工夫更費。華商如欲陸路貿易繁盛。反增添限制。陸路日就廢壞。均歸水路販運矣。現在恰克圖俄商

鋪戶與華商之在恰者零落等耳。本國不肯置之度外。仍欲設法調劑。是以本年將關稅又減。兼願中國將不便之處亦行加減諒

貴國亦必不忍令恰克圖一百年餘之高賈日形彫弊。本大臣未有不盡力完成。以副兩國之意。又照會內以貴王大臣所讓二端。本大臣已經應允。並將張家口不拘成數一節相讓。酌定俟三年後察看情形。再行會議等情。查本大臣惟欲貴王大臣知我願將此事速完。雖不合本國來文之意。已經應允。然必須於章程內能添俄商在蒙古地方未經銷售之貨。准許前往張家口照例納稅。任便銷售。並

不構成數一層。如此辦理方可。及接貴王大臣覆函。並未提及。後又因貴王大臣以此事難辦。本大臣改為將小本營生一層刪去。亦未得允。仍查貴王大臣亦知蒙古地方。只有零星買賣。絕無富商大賈。若章程內猶錄此文。其礙難之處。非係如照會所云。實恐地方官即以小本二字。另生辯論。挾制。以致商民起釁等事。不如去此限制。庶免他虞。以上各情。本大臣不能擅行。應允。俟接本國來文。再行遵命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本國覆文。內稱兩國和好二百餘年。全賴陸

路通商。聯其情誼。中國自必設法。務使阜盛。不致彫零。不
意舊章限滿。疊次會議。仍謂難行。深可詫異。更因限滿。新
章未定。商人觀望。貿易亦屬無著。兼以回疆擾亂。伊犁塔
城兩處。陸路通商。諸多曠廢。尤覺增憂。仍應與中國會議。
所改各款。皆於因時制宜。鄰邦和好之誼。不為無補。深冀
中國自無不允之理。再與細行商酌。等情。前來。本大臣相
應轉詳。貴王大臣。數閱。並查擬改章程一事。恰克圖通商。
日見衰敗。中國茶行字號。百二十家。僅存十家。苟欲兩國
通商。仍前不廢。必須寬其限制。多予便易。惟於張家口。任
便通商。方臻妥協。昔年恰高。盛時。中國限制俄商。不令任

便在口貿易。尚可曰為恰商計耳。今恰事已賤。固宜為變計。惟准在口貿易於

貴國有益。若仍展轉數年。誠恐通商事宜。歷久未定。該商漸皆遁逃。是善策反成失策矣。至本大臣所擬將本國商人在蒙古地方貿易限制本銀刪改一節。前曾詳細照會。勿庸贅述。相應照會貴王大臣。希相機確實允定。急速見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照會內稱。更改陸路通商章程一節。現據本國來文。仍欲細行商酌。惟於張家口任便通商。方臻妥協。

等語。查更改陸路通商章程。前已屢經議定。曾據貴國柏
縉譯官於七月初三日面遞改定條約二款。內經指明張
家口按照運津之貨總數酌留不過十分之四。在口銷售
屬為照辦。當於七月十九日函致貴大臣。將天津復進口
由收羊稅而讓為不收羊稅。於張家口銷售由二成而讓
為增至四成。其起為照辦情形。業經詳細佈達。並於八月
初二日接據貴大臣照會。復准。復於八月二十八日照會
貴大臣。將前所讓二條再為指實。以為憑據。九月初五日
據貴大臣照會。以所議定各節。俟接本國來文。再行遵命
等語。本王大臣竊意所議更改各條。專候貴國來文。即可

定議乃此次照會復稱張家口任便通商似於前所議定之言不甚脗合是否即指留貨十成之四意未明顯仍希貴大臣切實照覆以憑辦理查兩國和好有年辦事均臻平允其議改陸路通商章程於本王大臣所擬更改各條均經不論於貴大臣所擬更改天津免納半稅張家口增留貨數各節業經曲從似於議改之事不可謂不極力推讓諒貴大臣亦不至再有異議也至刪去小本營生條款及該商有未經銷售之貨准往張家口銷售照例納稅各節其中窒礙情形本王大臣屢經極言其難想貴大臣素敦和好辦事持平亦不肯強中國以難行之事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自會議擬改陸路通商章程。至今將近一年。迄未議定。茲接到照會前來。本大臣將所引八月初二九月初五等日各照會。復行查覈。貴王大臣所言。似與其中文意。均不相符。前七月初三日。本大臣曾派柏總辦前赴總署。告知原擬張家口酌留貨物。不構成數一節。本大臣惟欲章程速定。曾應按照運津之貨總數。酌留十分之四。亦可。但應俟三年後。如無別項礙難。仍歸不構成數辦理。請給憑證為據。並應將俄高小本營生。在蒙古地方未經售銷之貨。准往張家口照例納稅。任便銷售。如果此二款准

許本大臣始能應允各等情。後數日在館面晤。本大臣亦曾親將此二事屢言。乃接來函並未提及將售銷之事。應允且張家口三年以後之語。幸爾恍惚無憑。仍派該總辦面見將書奉還。兼送貴王大臣如以銷售一事實屬難行。本大臣擬將俄商小本營生一句刪去。以為通融。亦無不可。乃貴王大臣又不相允。書亦不收。該總辦不敢相強。祇言書不足據。廢然而返。當會議以來已逾六月。雖本大臣所擬之款無多。極願成事。所惜者均屬徒勞。茲何敢再行誤讓。自貽愆尤。前後本國詰問延宕之故。惟有據實聲覆。而乞竊謂原遞擬改章程一紙。其中各款均係本國創飭。

所定自會議以來。本大臣層層相讓。以致存者無幾。已屬格外曲從。不符本國所飭。然未得允。茲決不敢再讓。致負委任也。所以除行文本國外。卽行照會貴王大臣申明此係本國之意。仍請照原遞章程辦理。本大臣實迫於無法耳。蓋當會議之初。本大臣為欲速成。多從曲讓。後見貴王大臣意思寬緩。與我不同。所以不能按先前辦理。今照會云八月初二日。接據貴大臣照會覆准等語。查照本云不意貴王大臣竟謂不然。因而本大臣恐本國詰責。亦未敢相從等語。何得以此為覆准也。其九月初五日所發照會。係辯論貴王大臣八月二十八日照會。內稱所讓二端。本

大臣已經應允。並將張家口不構成數一節相讓酌定。俟三年後察看情形再行會議等語。是本大臣之應允必須貴王大臣將所改者應允然後應允也。至十一月初四日照會係據本國來文以張家口現在情形惟當任便貿易不構成數並為兩國通商照前年成應少與限制多與便

宜料

貴國所見相同自必照辦。本大臣代為照會在案。近又接到咨文言張家口十分之二十分之四無甚分別均與通商一律限制不便不得謂之極讓等語相應切實照覆貴王大臣查照並希將作何辦理之處迅即照覆如仍謂難行。

不能定結。尤希迅覆。以便行知。本國辦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議改陸路通商章程。內張家口一條。尤為緊要。希將作何辦理之處。迅即照覆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議。改陸路通商章程。所以日久未定者。實欲兩國商人。皆獲利益。不致偏枯。方可永遠遵行。無如其中窒礙甚多。前已屢次面談。及照會在案。無庸復贅。今貴大臣既謂前後承貴國詰問。不敢再讓。致負委任等語。是貴大臣為難之處。亦可概見。本王大臣極欲此事速定。因於無可通融之中。再設格外遷就之法。如俄商運洋貨

欲赴張家口及天津銷售須由恰克圖而來莫若即於恰克圖交界地方按照水路稅則納一正稅此後持有恰克圖收稅印據不拘到張家口或天津任便銷售均無庸再納稅項其張家口銷售即可不拘成數以副貴大臣之意其欲赴前經准許之蒙古地方貿易者亦即於恰克圖收稅處領取前准之蒙古地方貿易執照亦可免稅如此變通庶一則便於稽查稅項不致有虧二則恰克圖華商生計不致盡絕且仍於俄商多有利益毫無窒礙昨經與貴大臣公同面議均尚可行為此特備照會聲敘前件想貴大臣當亦必以為然也以上係粗舉大概如能照此辦理

再將詳細章程會同妥議方為定局。即希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擬將陸路通商章程通融速定。格外設法各等情。前來查自恰克圖通商以來。未經設有稅關。茲貴王大臣所擬俄商運貨在張家口納稅。改歸恰克圖之處。係屬創始。從前會議未嘗言及。本大臣未嘗本國字寄。無從相覆。其所擬陸路運貨增添按照水路稅則納稅。查從前所定陸路運貨按照水路稅則三分減一。實因陸路通商。比水路為難。販運既費工夫。本銀因而多。

耗所運之貨。又係從內地行走。

貴國人民沿途均需利益。貴王大臣自無不明其故。所有商定舊章之時。始允以水路從減。但陸稅輕於水路。非獨中國如是。各國無不如是。今欲水陸一律。似於情勢。未為允協。所擬俄商前往蒙古地方貿易。必須於恰克圖領照等情。查本國與蒙古交界。約長數千餘里。商人貿易。多係本少。如有邊界某處某商。祇挾一二百金之貨。在數百里內販運。固自無虞虧折。若使先行數十里之路。必至恰克圖。方准回原處銷售。此譬如廣東之人。欲赴上海貿易。卻令先至張家口領照。然後前往。道途之間。何至迂遠如是。貴

王大臣一展與國當自明其不可前因俄商不能於張家
口任便銷售通商多有窒礙本國定議該處任便通商自
應照辦方妥惟查舊章以試行三年為限今若再過二句
已屆四載本大臣之意亦如貴王大臣欲事速成耳今擬
暫設一便宜之法雖豫知於本國之意不甚相符勉力擔
承如天津既免復進口稅蒙古地方刪去小本一層舊章
於兩國不便之處皆加增損擬將張家口一事展轉一二
年仍照舊二成辦理明定此新章以試行一二年為限此
限中將該口不拘成數一層應作何辦理詳細妥商立章
遵照若能早定亦可如此辦理庶事易成所難張家口一

事。儘有暇日。從容盡力詳細通融。而章程不致遺誤矣。如蒙應允。擬數日內將如何暫改新章。備繕奉上。以便二旬內定局。竊謂本大臣如此相讓。以和好多年。敦篤風誼。為重。想貴王大臣自能洞悉吾意也。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覆。議改陸路通商章程各節。本王大臣查前次照會。所擬通融辦法。面面周到。貴大臣似未深思。試再詳細言之。俄商運洋貨。擬赴張家口銷售。所以改歸恰克圖納稅者。緣張家口本非通商處所。即條約第五款亦只准銷售零星貨物。惟因貴大臣前次照會。有諸

多為難之情。並聲明張家口不構成數一層。尤為緊要。本
王大臣再四思維。欲格外遠就。因援照各國總例。凡洋商
運洋貨進內地銷售。在海口納一正稅之條。設法變通。令
俄商在恰克圖納稅後。持有印據。即可赴張家口及天津
銷售。並准其在恰克圖交易。所以然者。一則便於稽查。二
則在恰華商尚有生計。三則以恰克圖為康熙年間初定
貿易之地。從未更改。若於此收稅發照。當無窒礙。四則俄
商進恰克圖納稅後。即可在彼銷售。尤為便宜。五則在恰
克圖收稅。該處係屬兩國接壤。將來或有加惠俄商之處。
他國不得援以為例。有此五便。雖從前恰克圖未經設有

稅關亦不得不設法速就。並非不知水陸情勢也。至俄商
赴蒙古地方貿易。必須於恰克圖領照者。亦緣貴大臣前
曾屢言俄商在蒙古地方。未經銷售貨物。請准其到張家
口售賣等語。本王大臣思此等商人。定係大宗買賣。必非
小本營生。自應指定進出道路。猶之水路通商。皆有指定
口岸。並非沿海各處。俱准出入也。果如貴大臣所言。只挾
一二百金貨物。在數百里內販運。確係小本營生。自可仍
照舊章。持有三體字鈐印執照。就近赴蒙古貿易。但亦須
仿照伊犁通商章程。議定行走卡倫。不得躡越關卡。如此
則小本營生及大宗買賣。自可並行不悖。無往不利。似此

改革。庶應免稅者。道途不至迂遠。應納稅者。絲毫並未加增。以為足符貴大臣之意矣。詎料貴大臣均不謂然。於照會內稱。今擬暫設一便宜之法。如天津既免復進口稅。再將小本營生一層刪去。其張家口仍照二成辦理。展轉一二年。再行妥議等因。查小本營生一節。舊章專指在蒙古地方貿易。並非准到張家口售銷。原因體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貿易。得獲利益。今既欲作大宗買賣。又欲將蒙古地方未經售銷貨物。赴張家口貿易。則非邊界小本營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納稅章程。均應逐層定議。未便先將此層刪去。致令窒礙愈多。至天津復進口半稅一層。本王

大臣前已言明相讓以恤商情。雖於稅課有虧。亦不肯再
有他議。可即照貴大臣所擬先免此復進口稅。其餘均仍
暫照舊章辦理。至彼此所商如州去小本營生及張家口
不構成數並恰克圖納稅領照等情。統行展緩二年。於限
內會同詳細妥商。庶時日從容。章程可期妥善。總之此次
商酌兩邊俱多時日。究其歸宿。則中國商人毫無所得。而
貴國商人已經中國免一天津復進口稅。得失皎然。似尚
易於定局。希貴大臣酌奪見覆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擬改陸路通商章程。前來所

言雖多實情。惟因事多創。主本大臣未識本國意旨如何。未便據以商定。茲如所稱張家口不構成數及恰克圖納稅領照各情。展緩二年。妥商辦理。本大臣尚可應允。又俄商在蒙古地方。未經銷售之貨。到張家口售賣一節。因關繫張家口之事。亦可格外相讓。一併暫置。以符貴王大臣之意。惟將刪去小本營生一層。亦擬展緩二年。本大臣實屬礙難從命。仍請按照辦理。查此事於貴王大臣並未見有甚難處。於該處華商生理。亦無妨礙。蓋蒙古地方買賣。均以執茶為第一要物。可用以充銀錢。可用以償債務。乃俄商赴此貿易者。苟欲銷售此貨。即以此易彼。必須先向

華商購買或由恰克圖自販始能如是。決無能與華商抗
行之理。且貴王大臣亦必深悉該處廣漠。其人游牧無常。
豈能有大宗買賣乎。本大臣愿請刪去小本限制字樣。實
因國人以此限制為與禁止無殊。並恐因此成釁於商情。
反礙近來蒙古地方所設各官。偶有事端。即行講明。尚能
化為無事。然不能保日後永遠如此。往往官雖清介。遇有
他故。不能分別事理。即由此貽患。本大臣如此擬改。於貴
王大臣前次照會。少為變通。亦係格外速就。想不礙難允
准。以前此耽延太久。今庶暫行速定也。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擬改陸路通商章程。所議刪去
小本營生一層。仍請按照辦理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小
本營生一節。礙難刪去。前次照會。已經屢晰言明。且貴大
臣既云該處廣漠。其人游牧無常。不能有大宗買賣。自無
庸先將此節刪去。致形窒礙。緣刪去小本二字。則貨物既
多。內外蒙古地方連闊。必須妥議章程。非比小本營生。可
照舊章辦理。今既欲暫行違定。莫若將此層一併統行展
緩。以便將來從長計議。至耽延雖久。惟天津免復進口稅
已經言明相讓。實於貴國商人。大有裨益。如以為可。即當
定期開辦。諒貴大臣亦必以為然也。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云云。查自會議擬改章程以來。至今為時已久。其間先後接到本國咨文。擬改各情。業經隨時照會。縷晰言明。本大臣誠願此事速成之意。貴王大臣亦無不知之。即如所咨擬改各條。第一張家口緊要。本大臣曲擬暫緩二年商辦。似此相讓。既於本國所咨不符。已屬擔任匪細。若如照會所稱。僅免天津稅銀一事。餘悉仍舊辦理。尤難應允。必致負議。緣如此議論。仍係半載以前之語。本國歷經辨駁。仍令按前所劃定擬。雖於商情有礙。何敢率行改辦。至所稱刪去小本二字。則貨物既多。

等語似未盡實。查兩悉畢爾等處土產甚稀。一切貨物均自國內販往。道途既遠。耗費滋多。且該處人煙稀少。苟欲廣為販運而不能銷售。必至低價虧傷。可見貨物萬不至有擁擠之理。以上所言均係實在情形。諒貴王大臣亦無不謂然也。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刪去小本營生。仍請照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刪去小本營生一節。中有窒礙之故。業於前次照會言明。必須妥議章程。以便辦理。茲詳思貴大臣所言該處土產甚稀。不能廣為販運。既係該處絕無大

本買賣。即刪去小本二字。與不刪去無異。於貴國商人毫無關係。莫若暫照舊章辦理。與張家口銷售恰克圖收稅各節。統於展緩期內從長計議。較為妥協。至免天津復進口稅。前已言明相讓。自應按照前議定期辦理。貴大臣如可允准。即於貴大臣允准復到之日。定於十日內即行開辦。以免再有稽延。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復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前來。所言將小本營生仍照舊章暫緩辦理各節。本大臣礙難應允之故。業於前次照會。層層細講。此事延宕年餘。本大臣實欲速定。凡可擔當

之處無不竭力速就。若再令相讓恐與本國屢次所飭相背太多。必致反為駁斥。實屬礙難。亦曾於前次照會屢晰言明。貴王大臣豈有不知。現在會擬更改章程。幾十四月。仍須展轉二年。通商方能定局。俄商久待如此。匪止失望。亦必議論紛然矣。至天津復進口稅。如貴王大臣先行擬免。實為公允。亦於俄商有益。嗣後本大臣自當致謝。然本國原擬更改各條。仍應照會。煩按照辦理。特此照覆。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前來。閱悉一切。本王大臣查前次照會所言。將小本營生仍照舊章暫緩辦理一節。實因

其中多礙難之故。茲貴大臣謂俄商久待恐議論紛然亦係意在體察商情。其天津復進口稅先行擬免。貴大臣既稱公允。本王大臣現已行文將中國所讓免天津復進口稅一層自三月初一日起即行開辦。俾俄商速獲實益。至從前彼此所商未定各條均俟將來從容會議。除行知三口通商大臣將陸路章程第十款俄商販貨回國赴天津應納一復進口稅自三月初一日起即行停止徵收餘仍照舊辦理外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辛酉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臣於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公使信函。密陳辦理黔省
教務一摺等因。欽此。臣查上年六月初十日。永甯州屬募役司
地方殺害司鐸楊通緒教民謝長生五人一案。係募役司
團首任聚真與永甯州革役羅勝為首。維時即經督臣勞
崇光會同護撫臣裕鐸督飭永甯文武先後獲犯二十九
名。解省審辦。內有在監在途病故者十五名。無干省釋者
七名。現惟首犯任聚真從犯杜得勝。宋二苟。周會川。楊丙
唐了頭。聶老潤七名。尚禁省監。上年九月二十二日。臣回
任後。即飭司督同委員研訊。祇以各犯供出之首犯羅勝
與下手兇犯譚公等五名。尚未弋獲。是以未便結案。致滋

藉。現已派令候補知府蔡興樵向胡緝理婉商。如能先
爲了結。即行另案奏報。此永甯州殺害教民一案之大略
情形也。通年來黔省教民非獨各屬地方官不敢苛虐。即
臣於教事亦多遷就。從未稍存刻覈之心。即如劉鴻魁被
殺一案。上年十二月間。據興義縣紳民以署林銜沅守備
李鳳高署魯布汎把總張開辱王使民人何明武曹品謀
殺本管上司。稟請提省訊辦等情。臣恐投鼠忌器。是以祇
批飭署興義府知府李保衡就近查辦。又如本年正月間。
據貴定縣團紳張玉光等以丹石保等糾眾擄掠斃傷五
人。因係教民。未敢捕拏。稟請緝究前來。臣即批飭臬司移

胡緝理查覆亦未令徑行拘提此臣辦理教務加意慎重之大略情形也伏思同治二年春間臣在川省奉

旨來黔經成都將軍臣崇實四川總督臣駱秉章與臣述及田興恕之案亟須了結原委臣聞之憂心如焚當卽星馳就道行抵遵義一帶正值賊營林立臣督率將士且戰且進銜鋒冒刃屢瀕於危迨抵黔後與督臣勞崇禔慘淡經營心力交瘁甫將此案辦結事之緩急輕重在在皆所深知是以數載以來每與胡緝理酬酢往來無不致敬盡禮偶有請託事件但可無大關礙俱降心以從臣臣苦衷無非為

仰體

寔謀。綏邊弭患起見。詎胡縛理因。且未將署普安同知錢燠撤任。挾嫌懷恨。又有好事者從中離間。遂致山終隙。不竟成不解之嫌。細閱胡縛理稟函節略。各招撫回匪之始。未早已

縷晰奏

聞前署貴州臬司陸傳應之子陸佑勤業於上年秋間。遵

旨驅逐出境。其餘臚列各款。或捕風捉影。或推波助瀾。是非真贋。

日久自明。日亦無所用其瀆辯。惟閱胡縛理節略內。所稱

比田興恕更毒更殘一語。未免駭人聽聞。臣東髮受書。租

知禮義。非田興恕一介武夫可比。况受

恩深重。涓埃未報。縱不能為

朝廷擇患亦何敢為

宗社貽憂第胡繆理既發此論則其積慮處心必將竭力攻排如願以償而後快且以主使謀殺重情尚可任意輕誣更有何事何言不可逞其私臆將來羅織嫁禍上煩

宵旰焦勞使天下後世咸以臣為禍首罪魁曾田興恕之不若臣上何以對

君父下何以對臣民即死何以對

先帝在天之靈且此次欽奉

諭旨仰蒙

訓諭周詳並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函殷殷告誡即思降心

與之籠絡當派知府蔡興樓往向該主教反覆開陳而該
主教惑於流言錮蔽已深孤疑似難遽解且若因循戀棧
該主教必不能容萬一釀成大患誠如

聖諭較之田興恕之案更為棘手且一身固不足惜於大局殊有
關係與其貽誤於事後不如審慎於幾先且久任封圻所
到之處與各省士民尚鮮怨惡茲以衰病之軀才疏柔遠
致使吠聲吠影屢次上瀆

宸衷究屬辦理不善咎有應得仰荷

天恩高厚屢寬嚴譴儻蒙

聖主垂念

三朝舊僕。犬馬餘生。不忍遽加擯棄。來此未大決裂之時。即乞
召還京師。

實給閒散差使。既可杜其反覆。而臣亦得以永沐

於金。不致貽身敗名裂之差。感戴

鴻慈。實無既極。再胡縹緲。理與候補知府蔡興魏素稱慳洽。臣現已

檄委該員專辦教務。臣在任一日。必盡一日之職。嗣後遇

有牽涉教民事件。益當謹守和約。倍加留心。並通飭各屬

一律持平辦理。至其有意與臣為難。臣亦必委曲將就。斷

不敢稍形意氣之私。以維大局而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張亮基奏覆查救害教民一案。條募役司圍首任聚再與永甯州革役羅勝為首。任聚五等已在省監禁。羅勝等五名尚未弋獲。擬先為了結等語。任聚五既係為首要犯。自當按律先行定擬。其羅勝等犯仍當飭屬認真緝拏。遵照前旨。早日結案。以免晚瀆。嗣後事關中外交涉。必須處處持平。固不可矯激沽名。任意將教民陵虐。亦不可因其習教。任令橫行鄉里。魚肉一方。於應辦之案。含糊了事。祭輿槐既與胡縛理熟習。即責成專辦教案。務令悉心妥辦。免致別啟釁端。

壬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於二月二十
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使臣呈遞新議論略於中外情形深有關繫等因欽此。溯查自古外患與內患頻來史冊所載代有其事。惟在修德樹威示之以信。經國之道。曰柔遠人。曰懷諸侯。足見不能以勢禁。以力絕也。方今

國家軍務未平。帑項未裕。洋人或因此而生觀。鯨綜閱所遞局外論。並新議論略。反覆尋繹。大致不外內治外交。如中國文治武備。財用之利弊。並借用外國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條。或沿於積習。或拘於舊制。均不難因時制宜。變通盡利。誠如

聖諭總在地方大吏實力講求。隨時整頓。日有起色。俾不至為外國人所輕視。該使臣等歷敘從前立約之由。並慮後來夫好之漸。危詞恫喝。反覆中明總以將來中國不能守信為慮。故歷次立約。曰邊界。曰傳教。曰通商。各國皆處心積慮。不憚再三之瀆。而尤必聲明行文內外。徧行周知。字樣所以諄諄於此者。直欲使中國家喻戶曉。永遠相信之意。近因潮州進城。並田興恕兩案。有疑中國不肯按約辦理。故有此大放厥詞。相率而妄伸其議。雖目前無可尋釁竊恐為將來重修條約地步。不免有挾而求。他如輪車電機等事。各海口洋人亦曾屢屢言之。中外地勢不同。斷非急切。

可辦之事。且興作鐵路必致擾民。有識者皆以為不可。然
洋人執拗性成。凡事拒之甚堅者。彼必爭之愈加。悉心詳
度。此等事彼族故神其說。以冀聳聽。尚非其最要之務。目
下處以鎮靜。詳慎豫防。以緩其議。而徐圖善策。至所言遣
使分駐各國一節。乃西洋立約之國。最為應辦之事。藉以
通和好而達情意。中國向無此事。彼轉以為可疑。惟查遣
使通聘。自古有之。現在泰西各國。習列國之風。其所使有
代國秉權。互相盟聘者。有修好往來。彼此長住者。其事日
前雖未舉行。審度各國。必將因請。應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豫籌遣使之道。並與各國君若臣相見

禮節密慎妥議先事酌定切宜周備此外交第一要議至
所請

召見各國使臣一節尤為各國所必欲祈求之事才伏查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時外國使臣曾蒙

召見並加賞賚深明長駕遠馭之術使遊方賓服重譯來王日下
既已定有條約則禮節稍有不同然必得豫為籌及如將
來有

恩允召見之事先當議定朝見之禮使各國使臣知所遵守也才
更有請者外交之道我處心信而使彼不疑守信之法務

在中國官民均以條約為準。查咸豐十年在京與美法各國立約以後，即奉明降。

諭旨。將所定條約發鈔通商各處。數年以來。地方官自應咸使聞知。惟每遇中外交涉案件。該地方官或有意延闕。或含糊了事。甚有任意妄斷。因小事而激生他事。推原其故。皆因不明條約。且有未經日見者。洋人執約以爭。轉得有所藉口。其通商各口而外。不特偏僻小縣為然。即通都大邑之府廳州縣官吏幕友亦均未明此義。每遇交涉事件。不能持平辦理。其餘鬧教民者。各州縣尤屬層見疊出。易滋事端。應請

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府尹轉飭兩司暨該管道府將各國條約重行刊刻頒發通省各府廳州縣咸使知悉如遇接替時亦必移交後任遇有中外交涉事件按照條約持平妥辦並由該管道府督飭州縣將交涉事件及已結未結詳敘案由按月中報督撫及通商大臣由該督撫大臣按季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覈如查有延闕不報及因循不結者嚴定處分以示懲警或由該督撫大臣等隨時酌覈案情輕重如有關係緊要者立即咨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各國公使秉公覈辦如事關重大有請

旨定奪者應請明發

上諭務使中外周知示以不疑而杜釁端此誠目前克孚以信之
急務也至於借法自強一說現如海關之延用稅務司京
外之練習洋槍隊上海之習製機器局深資利用已有明
效但使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實力講求誠不難進而益
上該使等所言類多要求其所論不無可採伏願

皇上敬

天法

祖光被四表協和萬邦有道之長基於此矣

甲戌通商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奏竊照兩淮運使

丁日昌奉

旨馳回潮州原籍。隨辦中外交涉事件。現飭起緊料理經手各務。再行交卸起程。臣以潮州一事。有關通商大局。該運使熟悉洋務。誼切梓鄉。平日必有善慮。當如何妥速了結。其辦理關鍵所在。能否擇要指陳。當經緘詢去後。茲據稟稱。查潮州與洋人為難。非一朝夕之故。賢者抱義憤而不願與共戴天。愚者負血忱而必欲寢食皮肉。固無論已。而此外不得已之隱衷。不能顯白於眾者。其故有二。一曰惜虛聲。富洋人之初欲入潮也。其膽先怯。有徘徊卻顧之勢。潮人因而得窺虛實。益為大言以恫喝之。而洋人之氣益餒。於是眾志成城。以為舉天下莫能拒洋人。而潮人獨能拒之。

有自鳴得意之概。今一旦准其入城。似從前毅然以拒夷自命者。忽然墜此令名。騎虎難下。不能不勉強支撐。必使不食前言而後已。此所謂惜虛聲者也。一日懼實禍。洋人在潮屬之汕頭開設馬頭。屢被潮人擄掠。近歲入潮復屢被辱罵。一旦挾官威而進城。恐勢益猖獗。欲得昔日之厄已者而甘心焉。人人皆有報復之懼。固結於中。於是不能入城之議。持之益堅。此所謂懼實禍者也。但潮城河道本窄。產物不豐。而洋人必汲汲於入城者。其故亦有二。一曰恐致尤。洋人議定通商之後。於內地禍居無備。獨潮州口岸不能執約從事。誠恐各岸如廣州廈門臺灣之民情稍

悍者相率效尤。羣起而與為難。則有防不勝防之勢。計尤
悍者。莫如潮州。擇尤而抑制之。使莫敢予侮。即他處之萌
伏未動者。皆將相視而葉不敢發。所謂秦刀無族而竅卻
便可迎刃而解矣。一日苦嘲笑。英人自不能入潮城之儀。
凡等國及通事之不稱意者。輒慢曰。若雖強何不逞志於
潮。羣居口角。輒舉以相訾。英人實厭苦之。其始本不甚
著意於入潮。而終乃為不得不入之勢。古稱新法皆吾黨
激成者。此之謂也。然則潮民之不願洋人入城者情也。亦
勢也。而洋人之不能不入潮城者情也。亦勢也。在潮民之
硜硜爭執。誓與偕亡。論士氣則為公忠。論大局則多窒礙。

况洋人屢次入城。屢次受辱。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屈不在彼而在我。所謂刻覈太過。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者。將於是在乎。從前粵省辦理洋務。當事者徒博一時順民之美名。而未衡全局始終之利害。馴至敗壞決裂。事不可為。而後已。日昌每追維往事。誠私心痛之。此次隨同瑞麟辦理交涉事件。自當抒一得之忱。藉收不吐不茹之效。惟日昌雖籍隸潮州。而住居鄉僻。且遊客多年。久未與潮人相習。去歲在上海道任內。復因粵中游勇逃匪盤踞洋涇浜。以搶劫為生涯。幾釀咸豐三年之變。稟請誅戮首惡百餘人。資遣回籍者八九千人。雖滄瀆氣象一清。而故鄉不無

怨毒之積。兼之潮人重官輕宦。有指引開導洋人入城之舉者。輒以漢奸目之。日昌既奉

簡命。何敢復計利害。即使不能顯為倡率。亦當暗地轉圜。默計行店天主堂之舉。能免則免。不能免。尚當從緩。至入城之說。不難於目前無事。而難於長久相安。所可慮者。潮人習於闖。素稱強悍。不慮洋人之不能入城。而慮其入城之後。以利餌誘愚民。廣收無賴之徒。聯為指臂之助。變遲禍大。彌足隱憂。此又當徐圖防範者也。茲將應辦事宜。先行臚列三條。稟祈據情轉奏。以備

廟堂采擇等情。臣查覈所稟。於本籍居民與洋人相持不下之故。

顛末悉具。謂不難於日前無事。而難於長久相安。誠慮甚遠。所擬事宜三條。似尚曲中竅要。臣不敢壅於上。

聞。理合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可否請

旨飭下署兩廣督臣瑞麟先行查覈酌辦。庶無歧誤。

丁日昌擬陳潮州洋務事宜三條

一立威宜留餘地也。查潮民多聚族而居。地近海濱。槍礮皆所素具。一夫指麾。千百為羣。督臣親臨潮郡。固足脅之以威矣。但脅之以威。而未喻之以義。督臣一去。仍必尋釁生端。結怨愈深。且一省重官。無過於督臣者。儻親臨之後。

事有齟齬。勸除則百姓並非叛逆。勸慰則更無餘地。可以轉圜。愚意督臣似宜駐紮嘉應。以撫恤難民。辦理善後。或託閩達為名。一面摘傳潮州得力紳士。赴隸開導。並擇仕潮素得民心之大員。會同紳士。親往撫慰。勸諭。俾潮民不致迫脅。而准許洋人。便覺息由己出。可以久安無事。且督臣相距不遠。明示以若再違抗。隨當親臨查辦。自當惴惴恐懼。不敢堅執意見。且使洋人知不能逞志於百姓者。固非大吏之所能迫。勸亦可以杜其處處要脅自重之念。宋中葉遣官宣諭河北三鎮。時相李綱頗以為非。此事固非其倫。然清議所在。固當處置得宜也。

一勸諭宜曲通民志也。聞從前洋人入潮時。府縣勸諭紳民。但責其不顧大局。且云若不約束滋事。定惟紳士是問。言語之間。幾至微色發聲。宣布閩閩。眾論騰沸。陸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淺。言又不切。其將誰懷。潮州官民太相隔絕。似宜選曾任潮屬。素得民心。如前任饒平縣李福春。潮陽縣曾澄等。親往開導。獎以敵愾同仇之義。諭以漢過不先之條。且密勸以拔劍挺身之無益。時局卧薪嘗膽之留為後圖。萬一洋人欺壓吾民。官吏必為如約懲辦。彼潮民既信李福春等之素非厲己。又感大吏之諒其苦心。且幸洋人之不能即圖報復。當不致再蹈前轍。聞聚阻撓。至

該屬矧捐之過於繁重者。歷年捐輸出力之未蒙請獎者。郡邑政令之不便於民者。一一為之施行裁革。則百姓歡呼鼓舞。自有令如流水之樂。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也。一紳士中宜德才並用也。查潮州紳士中之守正不阿者。類多閉戶自高。不干外事。其足以號召閭閻。唯諾眾口者。率皆才勝於德。似宜因勢利導。隨所欲而牽制之。跡絕不羈之。亦拒之過甚。反致激成事端。此又不可不因地制宜也。以上三條。謹將管見所及。略獻芻蕘。至於和議之不可長恃。自強之必須早計。想

廟謨遠近鑒。必已未雨綢繆。其餘一切未盡事宜。俟至粵時再

隨時稟商督撫辦理。相機應變。百聞不如一見。固不敢逞
為懸揣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李鴻章將丁日昌擬陳辦理潮州交涉洋
務事宜。據情轉奏。開單呈覽。一摺。據稱潮郡紳民不願洋人入
城。一在惜虛聲。一在懼實禍。洋人必欲汲汲入城者。一恐他處
效尤。一苦他國嘲笑。並慮入城之後。難於長久相安。所陳應辦
事宜三條。如立威應留餘地。勸諭宜通民志。紳民宜才德並用
等語。立論俱切中機要。著李鴻章即飭丁日昌趕緊馳回粵東
本籍。聽候瑞麟調遣。毋稍稽延。粵省督臣既據丁日昌聲稱未
便徑赴潮郡。先稟威重。致事後轉多窒礙。著瑞麟即行先赴嘉

應駐紮傳諭潮郡得乃紳士赴轅開導並擇仕潮素得民心之
大員會同紳士親往撫慰勸諭俾潮郡紳民自行轉圜使洋人
入城之舉出於紳民而非由於大吏之迫脅庶日久可以相安
無事前任廣東藩司李福泰潮陽令冒澄素得該郡民心李福
泰著暫留粵東與冒澄均由瑞麟酌量派往潮郡曲行曉諭紳
民並將該郡政令之不便於民者先行裁革以順民情紳民中
有才德可用取信於民者該署督卽行酌量收用以冀因勢利
導總期事在必成顧全大局不可畏難中止丁日昌所稱洋人
入城之儻恐其以利餌誘愚民當徐圖防範一節誠慮甚遠著
瑞麟於該員到轅後飭令將防範事宜豫行籌畫勿稍疏忽是

為至要。原摺並單各一件。均著鈔給瑞麟閱看。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閩浙等省洋面。向多盜船。粵省香港等處地方。亦不免有逃人瀾跡。比來洋盜疊劫商船。外國弁兵。往往協同捕獲。是以濱海各省。近有買在外國輪船緝捕洋盜之議。所有外國協獲及逃匿洋境一切罪犯。凡係華人犯案。牽涉洋人。或係洋人犯案。牽涉華人。罪犯。或係華人犯案。牽涉洋人。或係洋人犯案。牽涉華人。勢不能不令外國與聞其事。乃外國於協獲及逃匿洋境各犯。每致延不交出。轉以中國法重。一經交出。必處以極刑。伊國不忍為詞。藉口延宕。伏思此項人犯。若其庇匿。勢

必日久稽誅。僕或辦理失宜。中外又不免易生嫌隙。臣等
共同商酌。應請

旨飭沿江沿海各省督撫。凡係外國交出中國人犯。卽由該督撫
覈其情罪輕重。咨商。臣衙門覈覆。奏明辦理。其非由外國
交出之犯。不在此例。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伏查刑律內凌遲處死一條。本在五刑之
外。非事關惡逆。原不輕用。乃各國屢以為言。而英國則尤
甚。上年正月間。該國署公使威妥瑪。向日衙門呈遞說帖。
大意以中國挈獲賊匪。每用凌遲極刑。友邦見之。疚然不

悅固不能強為撻也似無不可相勸等因臣當以

本朝用刑較歷代最為仁厚此等罪大惡極若不嚴刑處治無以示戒將來凌遲一刑正所謂辟以止辟一意正言拒覆該署公使始罷前議本年前任公使阿禮國向臣衙門復申前說且等以中國刑章非外國所應干預無論在中國者外國不得與聞即中國人犯逃往外國亦當按約訪查交出該公使以從前交出人犯每被凌遲其實問至斬決同係一死因言在中國者由中國辦理不敢與鄰若逃至英屬由英國交出仍請問至斬決而止旋由威安瑪呈遞說帖窺其語意中國若不允所請將來逃往英屬地方

人犯必不肯飭令交出。臣等正擬覈覆間。又於二月二十七日。接准何禮國照催。必欲日奕。祈辦具照覆。准如所請。以為憑證。伏查自香港等處。歸英人住紮以來。中國人犯。往往藉該處為遁逃之藪。若任其抗延不交。即新法亦不能辦。馴至納叛招亡。勢將無所不至。漸開邊釁。所關實非淺鮮。因查各省每年凌遲罪犯。本不多見。其逃入香港人犯。內實犯至凌遲者。更屬無幾。與其堅持定律。致該國曲加庇匿。使法無所施。莫若稍示轉圜。俾不致久稽顯戮。是以臣等奏請將外國交出中國逃往人犯。由該督撫覈其情罪。由臣衙門隨時酌覈情形。奏明請

旨辦理毋庸再拘常例

御批依議

威妥瑪說帖

本大臣正月十四日備文以金陵克捷本國上下大為欣
悅又另准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丞相祿勳將要語面陳恭
親王係

貴國既已獲此大捷皆邀

天之眷虞治賊匪甚願體好生之仁可以稍從寬典一節本大臣
因憶往古以來內宮等刑歷朝漸皆改革道光十二年間
天下大災眾大臣曾有酌減刑律之請可知中國極刑似

可無難稍減人犯應死之罪。處之以死卽已。如凌遲處死。極刑未免過慘。中國果能無論何罪皆不復用此刑。外國之所樂聞。蓋各國無論如何治民。友邦雖無自擅撓隔之權。惟某國刑罰過重。向見友邦疚然不悅。固不願強為阻撓。而置詞相勸。似無不可。償歷久不見相從。漸漸必生欲遠之意。奉祿大臣。屬代西陳。不便備文存案。故具咨單。以為面議之用。

答威妥瑪略節

貴大臣述貴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丞相。稜論及中國律例內載凌遲一事。查中國刑法。前朝最重。歷代曾有五牛

分身及滅九族誅三族湯鑽寸磔之刑惟

本朝將歷代之重刑皆除去不用所以至重之刑不過凌遲
犯法之一人而已即此凌遲之刑中國向不輕用惟於背
棄三綱尤惡萬狀者始一用之即如逆匪叛亂其心已無
君長平時擾害地方殺害之人不止千萬破人家產掠人
男女使良善之人一家父子兄弟妻女皆不得完全死者
含冤生者流離今被拏獲即以此刑加誅在死者仍是一
死而生者見之自必不敢其所為而懼遭此刑是凌遲一
人所化導之人即不少也經書有云辟以止辟刑期無刑
即此意也若並此刑而無之恐中國之人無所畏忌少年

者不知觸目警心。不數年間。惡人愈多。而世道難期。平治矣。現既承貴國大臣祿論。及此刑當除。實係仁人之用心。中國大臣亦均同此仁心。現在中國尚未一律平靜。因人心未盡歸於善。猶幸人人知有此刑。父戒其子。兄戒其弟。不令輕犯。是以罪至凌遲者。亦屬罕有。至於

本朝侍民。較之前朝。最為仁厚。載在史書者。班班可考。將來軍務平靜。民俗漸歸於善。此刑即無所用之。是不待刪除而自然刪除矣。

阿禮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奉到本國咨文內。以按照天津條約第

二十一款內載查明罪犯交出一節。屬令本大臣妥為商辦。聞近有中國罪犯逃往香港。經英官拏獲。送交廣州地方官懲辦。該地方官將其凌遲致死一事。本國以及泰西各國官民。雖悉亦有數罪應行正法。惟審問之時。動刑慘。及定罪後正法之時。故使遲死。多受痛苦。心實不安。奉教各國。素以此等刑法。與向來視為仁理。未免不合。本大臣查本館案卷。各外國視此刑法。其意如何。曾經屢次陳明。則本國雖欲按照條約。盡力遵守。實有欲免會同襄辦。查拏罪犯交出後。致有慘死之心。諒貴親王知之已久也。前次會晤之時。本大臣記憶貴親王面語。凡有本國交出

犯罪之人審問之時。免用嚴刑訊辦。如有定罪正法。免加
本國不悖之刑等語。部見本國必欲公同備文。敘明存案。
合請貴親王斟酌如何行文論明。應用何辭書寫。以期永
遠遵行為要。為此照會。

四月戊戌。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准軍機大臣字寄。同
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
使臣呈遞新議論。略於中外情形。深有間繫等因。欽此。查總務
司及英國公使所呈議論。大致謂中國不能自強。而勸以
借外國之法。聯各邦之交。等語。竊謂英法各國。於咸豐十年

換約通商。其時江皖尚未克復。蘇浙新遭蹂躪。陝川兩省。事變疊乘。時局之艱。甚於今日。洋人不於彼時輕視中華。而乃於東南大定。川陝肅清之後。忽作此傲慢之說。窺其命意。大抵有二。一則為中國撫議本屬羈縻。現在事機已順。誠恐以平賊餘力。轉而相圖。故歷數中國瑕疵。以示我之不足畏。豈以為該公使等所倡外情及腹不濟急者。此各國積疑生慮。而故為此恐嚇之詞也。一則見中國收稅。則用稅司。練兵則用兵官。凡外國無貿易之人。皆借此以獲重利。現在扣款既定。賊氛將盡。恐中國無須借助洋人。故謂為非法之論。以見外國之法不可不用。用其法必用。

其人用其人必厚其貲。豈以為該公使等所謂外情及借法自強者。此外國之無利不探。而特以利害動我也。彼族用心。大段不出乎此。而其尤不能置者。則潮州府不准開。山口興。怒發遣未行二事。蓋一則有礙英國之通商。一則有礙法國之傳教。此其必欲力爭者也。大抵當今要務。欲其相安無事。必先使之相信不疑。若今潮州一案。遽為妥辦。則彼固無疑於通商矣。若令山口興。即日成行。則彼亦無疑於傳教矣。將通商章程中豫防濇賊各條。在今日為無足輕重者。量為刪減。其各口所用洋人。不必顧惜小費。遽予遣撤。使之有利可圖。而無疑。目前情勢。當可相安。至

輪車電機等事論者不一其顯而易見者則整斷牟利也其隱而難窺者則包藏禍心也才私心竊揣以為此種舉動無論未必能行即使能行其弊亦與輪船等輪船通行之處不過江海其意愈將以輪車輔輪船之不及而以電機貫徹乎其間以為天下之利權盡在乎是是則洋人之本意而初非真有他也若其論中國政事之得失雖辭多謬妄而深切事機之處亦復不少中外臣工自當隨事隨時力圖整飭原不必因外人私議始為一變至道之謀應由在京各部院暨各直省督撫大臣將用人理財整軍經武諸大政各就所宜悉心講求務歸實在如有窒礙不憚

改弦更張。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固不可稍涉大意。致非族
從而生心。亦不必處處疑其挾詐懷私。以致防不勝防。而
轉令以不誠疑我。但令軍務盡平。帑項稍裕。本原既復。侮
慢自消。誠如

聖諭。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強為定准也。才識
短淺。周測機宜。謹就管見所及。縷晰直陳。伏祈

訓示。至漢口地方。自通商以來。凡遇華洋來往事情。勢必督飭該
關監督。準情酌理。以誠信制其狡黠。不使藉口。如遇洋人
進見。無不相待以禮。予以體面。其所請有可從者。立予照
辦。再不遲疑。儻有不能行。亦必曲為開導。務令釋然。各國

洋人似尚信服。近日亦尚無以新法商辦之事。茲蒙

宸訓。身自當慎益加慎。設法豫防。斷不敢緩急失宜。致啟事端。而失體統。以冀仰副。

聖天子撫綏遠人之至意。

甲辰。江西巡撫劉坤一奏。臣於三月初一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使臣呈遞新議論略等因。欽此。臣詳閱稅司使臣所遞論議。照會各件。因恐中國將來不能守法。以敵中國。或欲生事。邀利。亦未可知。我國須暫為羈縻。亦不可過於將就。誠如

聖諭當急求所以自強。臣謹就管見所及外而交涉之權衡。內而自治之要領。以及近而江西之規畫。遠而大局之措施。一
一為

皇上敬陳之。夫中外久經講好。彼此現尚相安。自當勿慢勿欺。不至自我開釁。惟謂京外各官不肯與之往來。不知苟非公事。人臣義無私交。至於行教通商兩項。天下雖懷積憤。無甚異詞。然行教者。每縱教民以干預公事。挾侮長官。甚至地方匪類。假冒招搖。而各教士輒出把持。使各州縣不得行其法。通商則或於洋船之後。搭民船數隻。或於民船之上。坐洋商數人。希圖偷漏稅釐。是在各地方官各監督委

員隨事與之折辯。使不致逾範圍。總理衙門亦應照會該各國住京使臣。嚴飭各處領事。約束洋商。毋得包攬。希圖壟斷。各處教士教民。務須一律安分。且以為通商不過耗我之物產精華。行教則足變我之人心風俗。可否以查假冒為名。飭各教士將各教民造冊送各該州縣。得以按籍而稽。俾入教者有所忌憚。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做行。輪車電機。益令彼之聲息易通。我之隘阻盡失。以中國之貿遷驛傳。固無須此。而地勢物力均所不能斷。不可從其所請。各國使臣。榮觀。

天顏是否可行。在

朝廷自有定奪。分遣使臣往駐各國。不得任其所指。以柱石重臣棄之絕域。令得挾以為質。然洋人之所以噉噉不已者。則以潮州之未能進城。已革提督田興恕之未至戍所均奉

嚴旨分別飭催。此次潮州之事。有兩廣督臣瑞麟。兩淮運司丁日昌等極力調停。想不致於決裂。田興恕想亦不敢逗遛。致滋藉口。且與田興恕共事有年。見其負性雖粗。而志在徇國。忠勇過人。將來能否保全。矜釋出自

聖恩。且愚昧以為交涉之權衡者此也。自治不外用人理財。如稅司所指弊端。固未足為定論。不妨姑卽其說。以圖補救之

方用兵以來文則流品太雜武則保舉更寬現在紛紛留
省歸標務宜察看人材必廉明方可付以民社必勇略方
可寄以干城不當專論資格至謂各官不應迴避本籍武
則尚可文則經理地方詞訟難保其於親友情面真能破
除立法之初原有精意且以為不如仍舊為便又謂外省
臣工不能久於其任不知各省文武果能政績卓然即令
乞休無不慰留再四往往有奉職無狀或人地不宜不得
不速罷斥更代且以為務在慎之於始夫取士實文治之
原練兵為武備之要該稅司謂士人讀書而不曉事駐防
祇知講架養馬綠營以老弱愚蠢充數僅得一成且以為

士人之不曉事。正患不讀書。如果讀書。則通古今。識理亂。安有不曉事者。近來士人尚詞章。而不務根柢。故雖出自科第。未必盡能幹濟時艱。其應如何變通舊章。乃挽陋習。俾士人皆崇實學。而達政體。以副

朝廷求才之盛心。伏乞

飭下禮部及各省學臣。嚴議施行。此次軍務多用勇而少兵。人以為兵無用而置之。兵亦自以為無用而安之。現在髮逆既平。東南各省勇則漸撤歸農。兵則尚議補額。若竟視為廢物。不惟徒費帑藏。將何以為不虞之備。伏乞

皇上嚴飭各將軍督撫。查汰挑補。認真訓練。務期營伍一新。嗣後

如遇地方有警。勦捕參用官兵。使之習於戰鬪。則膽氣日壯。技藝亦精。未始不可以轉弱為強。該稅司謂宜改為每省五千。京都一萬。未免過於單薄。應否量為裁減。使之餉不虛糜。兵皆得力。伏乞

飭下兵戶兩部。嚴議施行。周世宗高平之役。大閱諸軍。精加訓練。由是所向克捷。可知兵不貴多。丁糧為國計民生所係。我朝輕徭薄賦。兵興十有餘年。度支雖極拮据。丁糧不加分釐。是以糜爛雖寬。而民情安帖。以視前明添設練餉等項。事無實濟。而天下騷然。其得失無待智者而辨。該稅司請增正供者非也。釐金之設。本屬病商。然百姓受十世樂利之

休為一身安全之計。亦無不知向義急公。是以釐金偏東
南。而不聞有怨讟。現在軍務雖棘。需用尚急。祇宜裁減。不
能盡裁。該稅司欲停釐全者。非也。然不肖州縣。於正供外。
不免浮收。而仍有拖欠。不肯卡員。於正釐外。不免需索。而
並有虧挪。以及各關稅。或該監督營私。或任胥吏舞弊。以
致日見短絀。難免如該稅司所云。誠宜極力句稽。嚴于處
分。果能實徵實解。滴滴歸公。又何至於憂貧。富強之義。即
修攘之策。且愚以為自治要領者此也。就江西東省論之。
祇九江一口。與洋人通商。貿易利微。交涉事少。惟殷民多。
恃符滋訟。督飭各管官。審斷持平。積案多已完結。不至

因此起釁。惟江西鄱陽東西兩湖。號為澤國。吳城以上。雖多淺灘。而春夏水發之時。輪船可以駛至吉郡。鄱陽以下。如九江。屬更富其衝。現議照長江設立水師。然船礮均非輪船之敵。且入口以傷。各處地面甚寬。臣按之圖籍。訪之官紳。皆謂彭澤之小孤山。湖口之大孤山。兩處實為江西門戶。如於該處築城架礮。輔以水陸重兵。足以扼其咽喉。輪船無自而入。且擬於秋間閱兵之便。前往該處察看形勝。可否設法興修。不露猜嫌之跡。密與兵部侍郎臣彭玉麟酌量辦理。以資鎮鑰。在江西遮經兵燹之餘。地方彫敝。商販稀少。似為洋人所不急爭。然不可不豫為綢繆之計。

合計通省兵額一萬二千有奇。向不虛額欠餉。汰補均屬
 易為。且自當督同鎮將逐一整頓。務使戰守有資。決不如
 前恬嬉。致令廢弛。至於江西吏治尚皆廉謹自持。無有苞
 苴惡習。且復嚴察勤惰。以為舉劾。諸守令等尚知奮興。丁
 糧經前撫臣沈葆楨改定新章。誠為官民兩便。釐金本係
 督臣曾國藩所設。立法精詳。各委員無可染指。關稅以九
 江為鉅。該監督俊達嚴行剔除。已見日有起色。然臣仍不
 敢謂各項絕無侵蝕。且恐日久蠹生。惟督同各司道嚴行
 稽查。並力求得節。各屬搶匪齋匪。現經分途緝拏。務期吏
 肅民安。兵精糧裕。且愚以為江西之規畫者此也。若夫通

籌大局。且雖未悉沿海情形。然要大指不外造輪船。用間
謀扼衝要。固本根。蓋自優攘之傷。人人習於用兵。洋人斷
難登陸。與我爭鋒。祇恃輪船以為長技。夫輪船之奇巧。究
係人力所能為。豈以中國之財力聰明。遂視為絕藝。現聞
署兩江督臣李鴻章。購造數隻。頗有成效。可觀。應令沿海
各省及湖北省。無惜重貲。購造。務盡其妙。而奪所長。洋人
多用漢奸。故我偶有舉動。彼必先知。若能不惜重利。以啖
彼國之人。未始不為我用。果能隨時得其委曲。或可以圖
功。况洋人各國合則見強。分則見弱。以彼種類各別。未必
心力皆齊。且前官廣東。潛察英法兩國。即有各不相下之

勢則其餘可知。欲伐其交莫如離間。是在神而明之。因勢而利導之。毋使覺而協謀。唐以回紇平吐蕃。我

朝以暹羅服緬甸。是以夷攻夷之術也。查閱浙山東均係濱海。而輪船不能入我腹地。惟廣東省城及江蘇之上海與直隸之天津實居衝要。不可不嚴行扼截。將來內患既平。良將精兵。若令盡撤。不惟可惜。亦屬可憂。似宜選派著名得力之軍。於廣東上海天津三處各設重鎮。務足萬人。知兵大員統之。陽為安插。陰備非常。洋人即生猜疑。我亦有詞解說。若慮此項口糧無出。則將各省額設官兵酌撤若干。此中多係老羸。有無無關輕重。而餉項可以挹注。再於

閩浙山東以及荆襄等處。妥為布置。則更不能蹈我之瑕。京師為天下本根。禁旅不可弱處。一旦事起倉卒。四方割難。應援。儻有疏虞。諸形滯礙。似宜及此。檢匪招撫之時。托名防護。速將京營簡選。馳健數萬人。另成一軍。厚給資糧。精練火器。庶幾隱若長城。緩急有恃。無恐。臣愚以為大局之措施者此也。而臣竊有請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東南以次底定。所慮

憂勤偶懈。或至一著功虧。今有洋人覬覦。適足為

九重之兢惕。伏願

皇上慎終如始。先期內地肅清。果得雲貴陝甘。晚據軍務。速竣。則

洋人不敢生心而我亦有餘力矣夫物極必返我極盡其
懷柔而彼多方刁難動日勉強曲直有在利鈍無常自古
棄信敗盟以小陵大卒至天怒人怨以憤乘驕日未見不
自取噬臍之悔者而况泛舟重洋深入重地主客勞逸勢
自懸殊但使京外臣工知警恥不可忘和好不足恃內則
竭忠盡智外則伺便審機必謀出萬全毋輕於一試則無
不可操勝算且以為英法各國江海跳梁畢竟無能為役
惟俄國與我土地接壤侵肆蠶食之謀偏近

陪京陰懷狙伺之計西北一帶不可不申固邊防也且初任
封圻見聞淺陋其於一切洋務未能周知今承

聖問諄諄。不敢不直行所見。

丁巳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等奉

命統兵西勦。所有與俄國使臣會立烏里雅蘇台所屬一帶邊界事宜。相應請

旨另行簡派大員。以免臨期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麟興奏請另簡員與俄國立界等語。俄國使臣會立烏里雅蘇台邊界事宜。著俟該使臣有前來會勘信息。再由麟興等迅速奏聞。

戊午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奏。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五年三月十五日奉

上諭潮州交涉洋務事宜。著擇任潮素得民心之前任廣東藩司李福壽。潮陽令冒澄派往潮郡。曲行曉諭紳民等。因欽此。李先經遺委候補參將吉瑞馳往潮州。擇傳潮州得力紳士來省。面為勸導。熟商善法。以期得有把握。並於四月初一日。據吉瑞帶同紳士王澤林。士馨。唐登瀛等到省。李連日接見。開誠布公。剴切勸諭。分割情理。曉示利害。各紳士幡然領悟。情願回潮。傳諭民人安分守法。恪遵條約。妥商辦理。李正擬酌派素得潮州民心之員帶同各紳士。先行回潮。

宣布

朝廷德意。使之家喻戶曉。悉就範圍。適欽奉

諭旨。著派李福泰。冒濫前往撫慰勸諭。現已密授機宜。切屬李福泰帶同冒濫。定於四月十三日起程。馳往潮郡。傳集紳民。再加撫慰勸諭。確查潮州政令。如有不便於民者。先行裁革。並採訪得力紳士。酌量收用。以順民情。李福泰前任潮州。久為潮州人愛戴。冒濫亦著循聲。誠皆素得民心之員。李前奏調署潮州鎮總兵卓興威名素著。及委署潮州府知府華廷傑。明白諳練。亦俱熟悉潮屬民情。又與李福泰素相投洽。今令李福泰前往督率勸辦。將洋人入城各事宜。次第條理。公同商酌布置。可臻周密。一俟相度事機。籌策定議。即知會英國領事。訂期再進府城。按照條約。接待。

保護以昭大信其前議不開行店不設關卡不建教堂各款飭據查明係由惠潮嘉道張鏡派有委員與領事等往返面議原以安順潮民之心並未立有憑據此時洋人雖有異言但各款應行應止總以條約內有無明文為準自可循照條約分別議辦以免爭執生端等欽奉

上諭先赴嘉應駐紮原欲傳諭潮郡紳士前來開導今已由省傳到紳士面加勸導事有端緒似毋庸再行往駐嘉應等仍當隨時體察如有必須親往潮郡之處擬即欽遵前奉

諭旨由省雇用輪船航海赴潮計期四五日可到潮州若往嘉應駐紮必須由東路水路進行約期二十餘日始到遲速迥

外。至丁日昌所稱豫國防範一節。容俟丁日昌到粵後。自當與之詳細講求。密商籌畫。務期中外長久相安。胥歸靖謐。以仰副

聖主柔遠綏通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酌派大員先赴潮州曉諭紳民等語。現在吉瑞馳往潮郡。擇傳潮紳到省開導。各紳士幡然領悟。著責令認真勸導。丁日昌現已起程赴粵。著俟到粵後。妥商辦法。該署督所奏仍遵前旨。航海赴潮。無須駐紮嘉應之處。並著體察情形。隨時妥協辦理。

瑞麟又奏據英國住汕頭領事堅佐治申陳告假回國。將

領事交繕譯固威林署理。查英國領事議進潮州府城一案。原係堅佐治經辦。似應暫留一手辦結。今改以固威林署理領事於進城事務。能否接辦。當即函詢住廣州領事羅伯遜查覆。旋據羅伯遜覆稱。堅佐治告假回國。難以暫留。至署領事固威林在潮多年。於地方情形及進城事宜。均極明晰。可以接辦定議等語。予細加訪察。尚屬實情。除飭知李福泰等於到潮州後。與固威林將進城事宜。妥商辦結。並咨明總理衙門外。謹附片陳明。

仰批該衙門知道。

瑞麟又奏。廣州紳士伍崇曜等借美國商人本銀三十二

萬兩。先經臣等與美國領事定議。專摺奏明。請俟英法兩國賠款清償後。再過一月。每月在關稅撥銀八千兩。由戶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覆。照准在案。今英法兩國四成賠款將次扣完清結。復准部咨將四成扣款。仍按結提解部庫等因。此項原議。俟英法二國扣收四成賠款清償後。分期還給美國。即指望在此四成扣款內撥出歸還。可昭大信。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按月撥還美國銀八千兩。即於戶部按結提解四成銀內。照數撥出還給。以符原議。而清款項。其餘銀兩。委員解部交納。

御批著照所議謹衛門知道

卷之二

三

等解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